『文学银军』丛书 第一辑

WENXUE YINJUN

小说集

我厮守的终结

韩银梅/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小说集

我厮守的终结

韩银梅 /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总策划　崔　波
策　划　王儒贵

组委会

主　任　尤艳茹
副主任　郭文斌　罗云飞　丁　洪
成　员　郭可峻　韩冬梅　马志恒　李德超

编委会

主　编　郭文斌
副主编　哈若蕙　闻玉霞
成　员　高耀山　戎爱军　曹海英　张　涛

韩银梅

60年代生　写作多年　在《当代》《花城》《大家》《小说选刊》等各种文学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五十余万字　现在银川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银川市作协副主席

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　崔　波

2005年6月，《现代生活报》对《黄河文学》签约作家进行报道，首次提出了宁夏文坛“新银军”的概念。2008年3月，在《黄河文学》创刊100期之际，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最大、最权威的官方网站——中国作家网推出了《黄河文学》专题，并正式提出了“文学银军”概念。这是对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发展的高度概括和肯定，也标志着银川文学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能称为“军”的，首先应该是一个团队，其次要有战斗力，第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声势。“文学银军”正是一支在全国文坛具有冲击力的地方作家队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蓬勃发展，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成长，作品频见于各大文学期刊，显现了不凡的创作能力，在全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且以整齐的阵容活跃于中国文坛。郭文斌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荣获鲁迅文学奖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在“文学银军”的冲锋下，银川文学走向了全国；通过“文学银军”及其作品，越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越多的人知道了银川，认识了银川，乃至喜欢上了银川。

为“文学银军”的形成和崛起，银川市文联及其刊物《黄河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培养本土作家、青年作家方面，他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黄河文学》的期刊签约活动就非常成功，开了全国期刊签约的先河。当然，“文学银军”不是突然间形成的，有其历史渊源。长久以来，在银川这片土地上，一批又一批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人，在不停地艰难跋涉，在孜孜不倦地创作，其中不乏张贤亮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大家、高耀山这样一些文学拓荒者和郭文斌这样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正是有了他们打下的坚实基础、留下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提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才使银川文学一步步走向繁荣。

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能以团队的形式出现，肯定是和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从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到现代工业文明，银川这块土地孕育和积淀了多彩的人文风情；作为一个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移民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又构成了银川多彩的现实生活。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广阔的想象和表达空间，为“文学银军”提供了扎根的土壤和成长的养分，也锻造出了富有个性的银川文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反映了所在时代的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深切的心灵呼唤。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领导亿万人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奇迹；银川和银川人民也正在进行着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实践。这个时代为

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也赋予了文学创作者们反映时代最强音、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历史责任。我欣喜地看到，银川作家在大部分创作里，对现实的关注保持着相当的热情，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显示了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把握，写出了人民群众心灵的渴望。这正是“文学银军”能够形成并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文学银军”丛书的结集出版，无疑为五十大庆献出了一份厚礼。入选丛书的作家都是“文学银军”的主力，其作品基本代表了银川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整体实力。相信这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丛书的出版，可以进一步扩大银川文学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开创银川文学创作的新气象；也希望“文学银军”们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银川文学的历史使命！

2008 年 7 月 16 日

米红色的韩银梅

陈继明

银梅长期在基层银行工作，学历也不算高，却始终热衷写作，勤勤恳恳，一路写来，继成为银川市文联专业作家后，现在又要出第一本作品集了。我知道对她来说，这已经殊为不易，殊为可观，作为朋友，我首先要向她表示祝贺。

十多年前我忝为银梅老师，所以接触她的创作比较早。当时她的文字常常不乏缺憾，甚至病句和错别字也不少，却总是有那么一种异乎寻常的味道和气质，令人爱不释手。从语言上看，她显然是有独特天赋的。超出常规的异质的表达，和有缺陷的那部分表达，似乎从正反两方面共同显示着她的天赋。从叙述上看，她讲故事，轻易就能避开俗套，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优雅和飘逸。而且，她和她的故事之间总有一种亲和力，她的故事，被她讲出来，总显得真真切切，血肉丰满。这是因为，在生活中她就是一个有担待、有胸襟、自然又坦然的女人。我猜想，她和她的故事之间的那种亲和力，正是源于她和生活之间的亲和力。她讲故事就是讲生活。与其说她在用作家的身份讲故事，不如说她在用主妇的身份讲生活。

的确，银梅的写作，和生活、世道、人心有着密切的关联，很多故事，现实感很强，不温不火地表述着对现实生

活的关切，况味十足，气息醇厚，她不多的几个中篇小说，篇篇如此。《长命百岁》《晚秋》《我厮守的终结》等，都是取材于当下的故事，对现阶段的世道人心都有别致迷人的描绘。宁夏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无论反映生活的深度，还是细节的丰盈程度，包括文体的纯熟和完善，都无出其右。

银梅的短篇小说则和中篇小说又有不同，和生活的距离既是近的，又是远的，在美学上既是现实主义的，更是浪漫主义的，有些篇什，堪称精品。《橙味小镇》《舞伴》《洗澡》《我如营盘钱如水》几个短篇，我都很喜欢，我以为，它们可以和最好的短篇小说相媲美。说详细点，这些短篇小说，第一，显示出作者对短篇小说文体秘密的熟悉。这一点令我吃惊，我还记得她早先文字上的诸多毛病，但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天赋更被成功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天赋之外又长了能力，对短篇小说这种尖端的文体把握得如此好，如此出色。第二，银梅的语言，在写短篇的时候会更漂亮一些，原来那种过于反常的表述少了，也没有陷入古板乏味，而是成为一种稳定、有风致、轻重适度的语言。所以，我提醒读者，读韩银梅的短篇，观察她的语言。第三，银梅在写短篇的时候，总是显得温情脉脉，有女作家特有的柔软和细腻，狠劲不像写中篇时那么强，总是近乎本能地用轻柔的笔法写人和叙事。我十分喜爱“米红”（《舞伴》人物）这个名字，我觉得将米色与红色混合起来的米红色，很能代表银梅短篇小说的轻柔笔法。银梅的所有小说里甚至都有一种米红色的温婉苦涩的光晕，一种米红色的形而上氛围。

米红色的韩银梅，加油！

目录

序 / 崔　波　1

米红色的韩银梅 / 陈继明　1

上

六约站 / 003

洗澡 / 010

妻子的夏天 / 018

舞伴 / 036

冬天 / 051

爱情故事 / 061

我如菅盘钱如水 / 077

中考前的男孩 / 094

朱巧珍与白如莲 / 106

橙味小镇 / 120

目录

下

晚秋 /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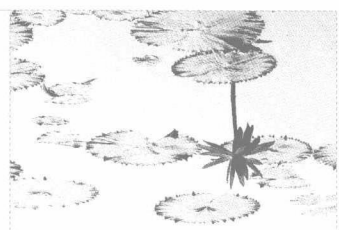
我厮守的终结 / 165

长命百岁 / 204

跋 让“文学银军”异军突起 / 尤艳茹 25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了



六约站

这个时间真不宜在大街上走动，虽说是盛夏的最后几天，可此时的高温让人感到秋天的凉爽遥不可及。一切与冰凉有关的大幅广告都悬挂在城市的上空，那种海水般的蓝色打心眼里给人一种希望之感。不过说真的，老涂并不怎么盼着凉的季节快点到来，像他这个岁数的人很耐得了高温的。因此，他几乎不穿老头衫，除非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平时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也是穿着长袖衬衫，像现在这样出了门，而且还是在公共汽车上，老涂就更是整齐规矩了。

老涂的老伴两年前去世了，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他竟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老涂和老伴的婚姻可不是旧时的包办婚姻，他俩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自由恋爱的，那么多年当中，老涂的老伴对他的照料很周到，她不知自作多情地叨叨过多少次：你要是死在我前头算是你的福气，我要是死在你前头你可怎么办呀！最早说这话的时候他们还年轻，才四十多岁，有一次这话竟让他有所触动，放下正吃着的饭伤心起来。老伴就哧哧地笑起来，也不知这让她满足个什么，反正她的表情很异样，她当时揽过他的头放在自己胸上哄他：真是个孩子！我的身体这样好，怎能就死在你的前头呢。后来他们到了五十多岁，那样的话时不时还有，不过在老涂听来早就像每天的刷锅水，没什么意思了。但没想到的是，老涂刚刚退休的第二年，老伴突然就去了。她的身体一向很好，她只比他小一岁，没

想到六十岁是她的劫数。唉！都怪她那张嘴……当然老涂还是受了刺激的，就那天夜里来说，那一番忙乱，打120，打女儿家的电话，给在外地的儿子打长途，给她喂救心丸……总之他全没了往日的从容，而且慌乱之中他没有再看老伴的眼睛，也不知道她在最后时刻是否像她平时说的那样对他有多少多少的留恋和放心不下……唉，真是一切皆空啊！

一个人的情景并不像想的那样糟糕，老涂此刻六十三岁了，这个年龄，对于那些八九十岁还蠢蠢欲动的老家伙们来说，真是挺让人羡慕的年龄。可是，他毕竟开始步入晚年了。老涂是个一贯能够顺其自然的人，自老伴走了之后，屋里虽说冷清了不少，可他还是像刚刚退休那会儿一样，花鸟鱼虫一样也不能少，除了去买一些必需的用品，他一般的情况是不出门的，家里的设施很齐全，即便是买电买水这样很长时间才做一次的事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但是最近几周，他开始频繁地出门，而且还要乘公共汽车。

第一次走这条路线是女儿亲自带他的。老伴还在的时候他们去女儿家总是打出租车，从老城到新城，二十来块钱他们现在是舍得花了。早些年，他们一直过穷日子，直到老了才发现富裕了起来，可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呢就去了！

女婿最近出远门了，而且时间也比较长，大概女儿也是冷清的，总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来麻烦他，比如让他把她儿子小时的一些小衣服找出来给她送过去啊，什么把她妈妈曾用过的一个砂药锅子给她送过去啊，还让他把他这些年收集的一些小偏药方给她送过去啊，等等。这让他疑心她的身体是否出了毛病，但是他去过一两次之后也就放心了，她家里没有一点出了问题的迹象。

这次她又让他给她送去什么呢？说来真是没事找事。她在电话里对他说：爸，你把我妈以前用的那个小针线匣子腾出来给我送来。针线匣子？要针线匣子干吗？那是个做工粗糙当初他自己黏合的早

就过时了的小木头匣子。他还没来得及问，女儿就把电话给挂了。

午后三点钟是上班高峰期刚刚过了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好多空着的天蓝色座椅显得干净清爽。但大部分情况下人头攒动，身体挤着身体，各种气味儿混合在一起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第一次他单独乘上这辆车的时候，年轻的女售票员高声喊着：哪一位请给老年人让个座儿……他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然后迅速环顾了一下左右，因为他记得刚才他上车的时候除了蹿在他前头的两个小孩子之外，再没看见什么步履蹒跚的人，那么这个老人显然是在指自己了？好在最终没人给他让座，这倒让他稍稍地踏实了一些，人们沉着脸子不给他让座，这也说明他还并不十分的老态龙钟。

此刻的车厢里是清静的，闲置着很多天蓝色座椅，空旷的时候车里播放的流行歌曲也清晰动听了起来。老涂坐在前门斜对过的前排椅子上，旁边也空着，就是加上红灯耽搁的时间，到达女儿家的那个路口也不过三十分钟，因此，他现在倒宁愿乘着这样的大车度过这一段时光了。这时候，车在一个叫做“六约”的站上停了一下。当然公交车每一次都会在这个站上停一停，上上下下的人都有，站名有时候熟悉得好像不存在一样，可这样一次又一次被播放器播出来的时候又总有着一种初次闻听的好奇感。老涂可不是个多思善感的浪漫主义者，但多次乘车听到这个站名的时候他都会想：有什么人在这个地方约会过六次吗？发生过什么事情会让人把这么个街区叫做“六约”呢？一个惯性把他的身体猛地向前推了一把又迅速拽了回去。旋风一样从前门上来一个女人，她的身体和空间一样处在动荡的状态中，因此她没有挑选就突然间坐在老涂身旁的空座位上了。这个老涂，也不知怎么了，一瞬间竟不自在了起来。这个女人可是无暇顾及这些，她刚一落座就旁若无人地打开了她手里撑着的

一把伞。老涂起先没有坐在里侧就是因为靠着窗子的地方太晒，一大片火一样的阳光死死地嵌在那里。可这个女人却有办法，她撑开了伞，呼的一下伞就生起了一股风，当然伞是不能全部打开的，仅仅这样，都差一点蹭到老涂的额头上了，清香味儿的伞边儿在他的额角撩了一下。说实话，他一点都没有生气，而且，一种很是异样的新鲜感顿生了出来。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大概，大概有四十几岁，但对于老涂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看她可能就像八九十岁的人看他一样，那样一大块令人羡慕的时间差是明摆着的。从什么时候起呢？他好像不再喜欢关注异性了，虽说他是个严肃了一辈子的人，他一直都在机关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他的外表向来都是严肃的，可他的老伴儿多年当中在背地里不知警告过他多少次：你哪点都好，就有一样……走在大街上老是看别人的女人……这让老涂火儿从中来，真是荒唐！你把我老涂说成什么人了！那种苟且行径哪里是我老涂所为！老伴立即就嬉皮笑脸了：那是那是，没有当然好，我只不过是给你提个醒，你大小是个干部，走在街上东张西望总是会影响形象……可有一次，简直是人证物证俱在，好像被老伴抓了个正着似的。那是他老伴去世前的两年，那天傍晚，他们照旧吃过饭去散步，秋天的傍晚亮堂堂的，柔和的小风吹在脸上有着说不出的惬意。他和老伴散步不知怎么养成一前一后的习惯，老伴总是落后他两步，如果有话要说他就停住脚步等她，说过之后他们又是那样的情形了。他们又不是守旧，“文化大革命”自由恋爱的，说起来够得上先锋，可见习惯这东西是很厉害的。这时，对面就走过来一个女人，也不怎么漂亮，却是少有的神气，朝气蓬勃的，就是那种让人情不自禁眼前一亮的情景。一瞬间老涂的魂儿似乎一下子给吸了过去，脚下偏巧一个洼坑像是他老伴的同谋似的害得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老伴却在他身后捂住嘴偷笑呢。自打老伴去世后，他像是被施了什么“禁术”，突然间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两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